

满脸阳光

朱老汉的幸福生活

○ 苏福根

阳光浓烈而耀眼,姐姐和姐夫在通往自家麦地的路边摊晒榆树皮,已经卸完榆树皮的大四轮安静地停在一片树荫下,车斗里放着一只灰色的白塑料水瓶,少半瓶水在轻轻荡漾。

略微有风,姐姐枯黄色的头发轻颤,额头的汗水沿着抬头纹沾在眉头,晶莹剔透,偶有顽皮的滑落眼里,姐姐便使劲儿眨巴眼睛,把它们赶出去。

顺带的,一串眼泪顺着眼角滑落。脸颊和脖颈上,一颗颗比姐姐脸颊饱满圆润的汗珠,汇聚到承受不住的程度,就被甩到空中,一瞬就燃烧进大气层。

刚从空调车里出来,被阳光猛烈一晒,我竟然打了个冷战。站了一分钟的样子,才感觉暖洋洋挺舒服的,五分钟后,感觉裸露在外的皮肤上仿佛炙烤在火炉上,即将炸裂,胳膊上肉眼可见地凸起了红色的小疹子,脸上汗珠啪啪往脖子里钻,背上的汗顺着脊柱汇聚在腰际处。

满脸阳光的姐姐姐夫,依然在忙活着,没有发现我的存在。他们眼里只有忙不完活计,根本顾不上看四周的情况。

这种被冷落的忽视,我无数次体验过。

我的引路人

○ 袁丽娟

我对党的最初认识,是从我的姑父,一名优秀党员开始的。

姑父名叫吕新民,1976年在部队入党,1977年复员,现在是鲁山县董周乡盆窑村一名71岁的普通党员。

记忆中,姑父家那土墙黛瓦的院子,曾是我儿时的乐园。那时的我,总诧异于在姑父家发现的“宝藏”。姑父家堂屋正中的墙上,挂着一幅人物画像。姑父告诉我,那是开国领袖毛泽东,是中国的领袖人。里屋的柜子里,珍藏着好多的毛主席纪念章,姑父如数家珍,能娓娓道出他们的历史。床头柜上,整齐地摆放着毛主席语录,空白处用蝇头小楷写满了笔记,显示着阅读者的苦功。农闲饭后,姑父还会取出他那把心爱的二胡,酣畅淋漓地拉上一曲《打靶归来》。这些,都使我觉得姑父既高大又令人钦佩,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让我对姑父更加刮目相看了。

那时的我,总不懂姑父为啥那么忙。暑热的晌午,鸡在打盹,狗在睡觉,我坐在树荫下吃井水里泡过的黄瓜,刚从生产队回来的姑父满头大汗地扒拉着吃面条。忽然,门被撞开了,村里不知谁家半大的小姐姐拉扯着弟弟慌里慌张地哭着跑进来,进门就叫:“伯伯,快上俺家,俺爹俺娘又干起来了,拿刀弄杖哩!”姑父愣怔一下,赶紧扔下碗筷,跟他们一溜烟走了。也不知过了多久,天晒得烫脚,知了也叫累了,姑父才顶着烈日回来,姑父问:“事儿都说好了?”姑父有些疲惫地点点头,继续扒剩下的面条吃。

夏天的天,小孩的脸,说变就变。不知何时,黑压压的乌云飘过来,眼看就要下雨了。刚歪在椅子上休息的姑父,一拍大腿又站了起来:“我得到王大娘家去一趟,她晒的粮食还在场里没收呢!”一边说,一边抓起农具雨具就走。姑姑跟我说,王大娘是五保户,家里没劳力,年龄又大,姑父这是又去帮忙了。末了,还加一句:“他是党员,党员就要为群众办实事儿。”我就纳闷儿,党员咋就恁仁慈有能耐呢?第一次对“党员”这个神秘的身份有了模糊的认识。

真正帮我认识党员作用的,是姑父的香菇致富路。

盆窑村原来是个落后闭塞的小山村,经济并不富裕。随着新农村建设步伐的加快,全县走在前列的村子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里还波澜不惊。村委党员干部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们迫切需要寻找有潜力的特色产业来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

2003年,身为村党支部书记的姑父风里来雨里去,领着村民四处奔走参观学习,借助扶贫政策的春风积极筹措资金,在全村大力发展香菇种植产业。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十几年的精耕细作,盆窑村已成为远近闻名的“香菇村”,产品畅销全国各地,村民不出家门就能务工赚钱,村子也成了当地新农村建设的标杆之一,前来学习致富经的村民络绎不绝。这一次,盆窑村基层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得到充分展现,他们充当了走向市场的“领航员”,传授农业科技“信息员”,勤劳致富的“领头雁”。无疑,姑父的所作所为深深影响了我,我渴望早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共产党员是一个光荣的称号,更是一份责任与使命。在姑父的示范带动下,我早已从一个懵懂少年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作为一名国企党建工作负责人,平时我任凭社会风起云涌,都努力做到像姑父那样坚守信仰,勇于担当,任劳任怨,不计得失。由于工作突出,我连年被评为市交通系统优秀党务工作者。这只是践行宗旨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路正长,我将自觉肩负起自身的职责和使命,踏实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党史改变了我们
学党史 守初心 开新局

他们一旦投入繁忙的劳作,绝对会忘记一切。

实在承受不住炽热的阳光,我叫了声“姐”。姐姐恍若未闻,依然弯腰翻着榆树皮。正在喝水的姐夫转过身,看见我赶紧放下水瓶和我打招呼。姐姐这才直起腰,看了看四周,最后眼光才扫到我。

姐姐先是惊喜地扔掉手里的榆树皮,然后嗔怪道:“这么热的天,你来干啥?有事打个电话就行了。”

说话间,她已经走到我身边,抬手要给我擦汗,手却顿住了,“嘿嘿”笑着,悄悄把手放在了身后。

我忍住怒火,拉出她的手。她手上戴着已经看不出颜色的白手套,大拇指和食指已经磨烂了,露出粗糙而黑硬的指腹。

“走,咱俩回家去,我给你切瓜吃。”姐姐轻轻挣脱我的钳制,故作轻松地说。

我不理她,弯下腰开始翻榆树皮,姐姐慌忙拉住我的手说:“你再碰,可扎手。”姐夫也说:“剩下的一点活儿我十分钟就干完,和你姐回家去。”

不是我矫情,我真的受不了这强烈的阳光,就这拉扯之间,我已经有些晕乎乎了。

和姐姐回到她既是厂房又是车间的家,我微微拧了拧眉,然后又释然了。家里一如既往地脏乱,布满榆皮粉尘的家具和遍地制香设备的地板,院子种着六棵辣椒、十来棵西红柿,二楼屋里,西边堆着磨好的榆皮面,东边是还没来得及捆绑装箱的散香。

我一边打扫卫生,一边说:“姐,手工制香太脏了,你们村里人都没人做了,就剩你们一家,你们也换个生意做吧。”

姐姐接了一盆水,洗着手说:“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扔了怪可惜。这活儿虽然脏些累些,我们也是凭手艺挣钱吃饭,总比伸手向国家要强。”

我有些无语,既然劝不了他们丢下这个祖传手艺,只能默默支持了:“最近买榆树皮钱够不够?不够我给你拿点儿。”

姐姐从屋里拿出几个甜瓜:“够了,前几天你哥给我送来五六千。”

“天热了,对制香有影响吗?和好的榆皮面会不会坏掉?”

“会。”姐姐洗着瓜,头也不抬,“那也没办法,和好的榆皮面要赶紧搓成香,两个小时做不完就发酵不能用了。”

女儿的中考高考

○ 谭敬利

阿一是我的女儿,她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女孩,但在人生最重要的中、高考这两次考试中,她的人生经历却不一般。

那一年,距离中考还有两个月时间,女儿不幸患上了严重的神经性耳聋。排山倒海的眩晕袭来,她不得不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她不能坐起来,甚至不能转动一下头部,生活更是无法自理。转院到自治区人民医院治疗半个月后,女儿的病情有所好转,但她的一只耳朵已经失聪。眩晕、耳鸣仍然折磨着她。

女儿继续住院治疗,中考却越来越近了,怎么办呢?我觉得身体健康最重要,不想让女儿中断治疗出院参加中考。她爸爸也觉得眩晕肯定会影响记忆力,不如先休学,等到第二年再上考场。女儿却说她不会放弃中考,虽然离开学校离开书本两个月了,她仍然倔强地相信自己能行。我们只好让阿一提前出院,回家参加中考。到家仅仅休整了一个晚上,她就上了考场。

探望

○ 孙志刚

数是学生的父母。无一例外,每一个来看孩子的亲人,都带着各种各样的伙食。

二哥给侄子准备的是一份孩子妈妈亲手做的肉丝焖面和小酥肉,还有一瓶在家门口超市买的可乐。侄子坐在汽车后座上,大口大口地吃着焖面,时不时仰脖灌一口饮料,一副大快朵颐的样子,令人欣慰又心疼。

通过车窗,我的双眼慢慢地朝马路边扫过去。

一个瘦瘦的女生,扎着马尾辫,坐在马路牙子上,脸朝向马路,左手拿着一块卤鸡肉,吃得津津有味,右手不时划拉一下放在膝盖上的手机。这手机一定是家长带来的,因为学校平时是不允许学生用手机的。一位同样清瘦的中年妇女,显然是她妈妈,衣着朴素,拎着一个小型塑料袋坐在她身边。看女儿手中的卤鸡腿快吃完了,又递上去一块。或许是诱人的美味刺激了女孩儿的兴奋劲,她时不时跟妈妈热烈地交谈着什么。妈妈看着女儿,眼中溢出隐藏不住的疼爱。

看到这一幕,我心软鼻酸,差点流下泪来。我想起了自己二十年前上高中的时候,妈妈骑着脚踏三轮车,大热天的赶二十多里路给我送吃的情景。热腾腾的葱花油馍送到学校时,还热乎乎的呢。吃起来又软又香,好过瘾呀!对于学业繁重,正在长身体的我来说,妈妈送来的伙食,真的是世间最营养的美味。看我吃得狼吞虎咽,妈妈既开心又心疼,让我慢点吃,别噎着。还有一次,妈妈给我送来了一小份青辣椒炒羊肺和厚厚一叠烙馍。烙馍卷炒羊肺,厚厚的一卷子,狠狠地咬上一口,噎得脸红脖子粗,来不及细品,就吞咽下去。这样的吃法,才感觉香辣解馋过瘾!现在想来还满口生津,禁不住喉结抖动,咽下一股涎水。

“没有解决办法?”

“有啊,用防腐剂,榆皮面里加胶,不光不会坏,还不会断。”姐姐切开瓜,“快来吃,别扫了,扫也白扫,一会儿一开始磨榆皮面,又一层。”

“既然有办法,你们也用呀!”

“咱不能用,那种事儿咱不能干,咱家的香都是全榆皮面,啥也不掺。掺了胶的香在燃烧时候会散发出有害气体,对人不好。咱又不是做一锤子买卖的,这是长久事儿,不能害人。再说,老祖宗也没有教我们咋掺假,哈哈!”姐姐一边吃瓜,一边说,“小时候咱爹咱娘就教育我们,不管干啥都要凭良心,不能害人。”

“哪怕不挣钱也不能害人。”憨厚的姐夫进屋就接上了话茬儿,他顾不得去洗手,就接过姐姐递过来的甜瓜迫不及待咬了一大口,“真甜!”

“先去洗手!”姐姐又夺下他手里的甜瓜,姐夫有点不好意思地用黑乎乎的手挠了挠乱糟糟的头发,笑呵呵地去洗手。

姐姐和姐夫小麦色的脸上,带着岁月痕迹,却布满阳光,耀眼而炽烈。

了吗?况且班里成绩不如我的同学也不少。”

学会调整心态,这也是女儿成功的法宝。平时学习她会向更优秀的同学看齐,努力追赶他们的脚步。临考之前,她会回头看看平时成绩比不上自己的同学,缓解紧张的情绪,增强自己的信心。结果,女儿又一次凭着自己的实力,战胜困难,考上了自己心仪的中山大学。

谈起女儿人生中这两次关键的升学考试,周围总有人感叹:“这小姑娘运气实在太好了!”女儿能够顺利过关,也许的确是得到了幸运女神的眷顾。然而,我更加相信一句老话:“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女儿能够从容面对突然而至的厄运,不妥协,不放弃,更不悲观失望或者慌乱失措,那是因为她知道,自己平时已经努力做好了准备。是啊,平时坚持不懈地努力,遇到困难从容自信地面对,并且勇敢坚强地去战胜它,成功的机会才可以稳稳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当父母的,面对孩子繁重的学业,帮不上别的忙,送点吃的过来,鼓励几句,就是给孩子最好的物质精神食粮了。过后想想,正是妈妈的这些点滴的爱,陪我度过了那段最煎熬的高三时光,助我成功挤过高考的独木桥。

一段轻轻吟唱的“祝你生日快乐”旋律撩拨耳膜,将我回忆唤回现实。对面的人行道上,一个女孩子蹲在树荫下,面前的地上搁着半截青砖,上摆着一个七寸奶油蛋糕。淡蓝色的蛋糕表面写着“生日快乐,高考顺利”上下两行八个红色的字。蛋糕没有插蜡烛。女孩轻启樱桃小口,慢慢地品尝一小块蛋糕。我对侄子说:“看,那个女学生肯定今天过生日。”侄子抬头看了一眼,用揶揄的语气说:“今天正好距离高考50天,这个生日肯定很难忘。”

没错。这一定是个难忘的生日。因为我看到一个胖乎乎的中年人蹲坐在女孩面前,双手轻轻地打着节拍,嘴里小声哼唱着熟悉的旋律,眼中是满满的盈盈欲滴的慈爱!不用说,这是一对父女了。若干年后,我眼前这个温馨的时刻,一定会长久地留驻在这对父女心灵深处。

我还看到,一位衣着光鲜的父亲,匆匆地拎着从东边小商贩那里买的两杯奶茶走过来,递到正在吃炒米饭的孩子手中。这一刻,在这个再普通不过的县城高中前,所有的成年人都摘掉了社会上的面具,回归到一个共同的身份:家长。

抬头西望,天空中一缕不失柔和的阳光照射下来。我的眼睛似乎迷住了,酸酸的。我闭上双眼,双手轻轻地揉搓着眼睛,深深地嘘了口气。

瞬间的感动,往往会凝固成永恒的回亿。

朱保堂是村里出了名的光棍汉,都50岁了,还没娶媳妇。前些年,家里穷,靠碾牛腿过日子。天天东奔西跑,养牛贩牛,有一顿没一顿的,谁要他?一个人吃饱一家不饥,说了好几茬媒,人家一看都给吓跑了,吃没吃,住没住,四面漏雨的房子,谁跟他?

这几年,不知哪辈子修来的福分,村里人都纳闷了,这朱老汉怎么交了桃花运了?不花钱娶了媳妇而且是俊俏的媳妇,还生了孩子,上了户口。

其实朱保堂并不是交了桃花运,而是结了“干亲”,这个“干亲”叫王红霞。

说起王红霞,杨庄镇无人不晓。她曾是镇里的计划生育专干,一干就是六年,以风风火火、雷厉风行著称。2000年调任杨庄派出所后,王红霞更是立足本职,扎根群众,进千家门,认千家人,办千家事,成了远近闻名的“好闺女”“孺姐警察”!她能在年三十蹲守野外,一天一夜抓俩逃犯,光通过网上比对就抓获逃犯17人。她曾和禁毒警假扮夫妻妻擒毒犯,也曾化装侦察千里缉凶。

这么优秀的干警,怎么和穷老汉结上“干亲”了呢?说来话长。

50岁那年,朱保堂在放牛时,路遇一女人在屋檐下瑟瑟发抖。问她哪里人,她哇哇一通,谁也听不懂。眼看就天黑了,路人说,谁把她带回家?给点吃的,行行好,积点德。有的说,保堂哥还没媳妇,这女的还俊俏,领回去算了。一听要跟保堂走,这个女人一个劲儿地点头。这女人说不清自己是哪儿的人,也说不清为啥流浪,但她会写字,写出自己的名字叫贺正琼,别的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两间漏屋,一个牛槽,两头瘦牛,一双苦命人。平生第一次,屋里有了女人。不久,女人的肚子大了,生了孩子,乡亲们都为她祝贺。但保堂却愁眉不展,眼看孩子越来越大,户口还没着落,没户口就上不成学。

2014年,王红霞来到瓦房沟走访,村里反映,深山独居户有一山民,几年前在方城山里领回一个半疯女人,

已生了孩子,大的七岁,小的两岁,家穷都是自家生,证明、出生证都没有,老汉愁得没办法。

红霞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有人劝她,这家没法管。疯女人来历不明,是不是拐卖?老汉一家都没户口,你咋给他解决?红霞犟脾气又上来了,保堂家的事儿我管定了!决不能让孩子没户口,上不成学。

红霞先把贺正琼的信息录入全国失踪人员信息网进行DNA比对,又垫上5000块钱给孩子做了亲子鉴定、上户口,接下来,又给全家办了低保,还给贺正琼办理了入户。

全了,这下朱老汉却犯愁了。人情太大了,咋还呀!

朴实人有朴实人的办法。他专门给红霞喂头猪,打算过年给她送去,但快过年了却找不到红霞。眼看就年关了,朱老汉急得上火呀!报答红霞成了保堂的心病。

有人出主意,把给红霞养的猪杀了卖成钱,他不是给钱都来走“亲戚”吗?来时给钱报答她。于是朱保堂把猪卖了。

春节到了,红霞如期而至,还带来了朱老汉全家的衣服。一看红霞来了,朱家人沸腾了,孩子们有的试衣服,有的试鞋子,保堂趁红霞不备,拿出准备好的钱就往红霞兜里塞。红霞哪能要哇,一个劲儿推让。老汉万般无奈,钱送不出去,这可咋办?孩子妈也不疯了,领着孩子一起跪在地上,咚咚咚就给恩人磕头!

风和日丽,春光柔柔。笔者驱车前往舞钢市杨庄镇朱保堂家。一路迤迤呈翠碧,两山排闼送青来。八百里伏牛在这里尽显风流,造山运动把奇特地貌一股脑甩在了人间,把美丽的杨庄镇打扮得像个待嫁新娘。

我们一行三人,踏着羊屎蛋、牛蹄坑,辟山石一路攀登。陪同的王红霞说,马上就到。

“红霞来了!”山里人眼尖,一眼就看到红霞了。朱保堂一路小跑迎上来,紫铜色的脸上堆满笑容,像一幅油画的底色,发白的头发很短,略显谢顶。粗壮而均匀的肩膀子在阳光下泛着金光,让人想到外国著名画家笔下的白桦树林。两只手在胸前搓着,嘴不停地说话不停地笑,说笑着就进院了。

这是一个三间新房组成的院落。东边厨房里,烧柴的灶间还冒着火,几个白面馒头在铁锅里馏着,这可能是一家人的午饭。进到堂屋,西侧正门旁圈着大圈,里面的几千斤玉米是冬天喂牛的主料。我们看到了盘坐在南面靠墙的破旧沙发上的女主人,正在看电视的贺正琼哇哇地说话给我们打招呼,可谁也听不懂,感觉像是江浙一带人。

六头牛在50米外的山坡上安详地吃草,时不时打个惬意的响鼻。这是他的全部家当,也是他的命。三头老牛已经怀胎,年底就是九头,能赚五六万,除了还贷,还能顾住六口人吃喝。保堂两眼放光,滔滔不绝:“孩子们都去上学了。马上安监控,把几头牛看护好!东边是摩云岭,北边是红石山,西面风力发电的山谷里有他几亩地,屋里的玉米就是从那儿收的。”

孩子们快放学了,我们要走了。朱保堂自始至终都在笑,笑得很惬意,他笑时,那坚硬均匀的花白胡子连连闪光……

史海泛舟

201.皇子名猪

汉景帝刘启做太子的时候特别喜欢小女女王娃(陕西咸阳人)。有一天,王娃小姐梦见太阳有一天,遂怀孕。公元前157年六月,王娃正怀着孩子,汉文帝刘恒突然去世,太子刘启继承帝位。汉景帝即位不久,王娃的宝贝儿子诞生了,皇上说:“昨晚,祖爷爷刘邦托梦说,若生皇子,可名为彘(zhì)。”于是,这位皇子起名为刘彘(刘小猪)。到了公元前150年正月,汉景帝立王娃为皇后,立刘小猪为太子。这年,刘小猪刚满7岁。皇上左思右想,总觉得别扭,于是下诏说:“刘小猪太难听,改名叫刘彻吧。”刘彻者,后来之汉武帝也。

202.剥葱师傅

北宋末年,首都开封一位

官员打算置一房妾。有人介绍说:“有一女子长得不错,关键是人家在宰相蔡京家中做过厨师,厨艺十分了得。”入门之后,男主人请新纳之妾做包子,该女子直接回答:“我不会。”男主人诧异道:“既是厨人,为何不能做包子?”女子对曰:“妾后厨专管剥葱的。”由此可见当时蔡京家中的排场。

203.平反之后

宋徽宗崇宁年间,宰相蔡京以私铸货币的罪名将前任宰相章惇之侄章延收监并黜面流放。当时很多人认为章延贼冤,后经证实确属冤案。宋徽宗觉得挺对不住章家人,遂将章延调往吏部任职。赴新岗位上班之前,有朋友劝章延想办法将脸上的刺字消去,章延义正词严地说:“不消。我准备再加三个字‘宰相错’。”(老白)